

爱上阅读

中小学生晨读精品选

读·品·悟®



昭示人格 火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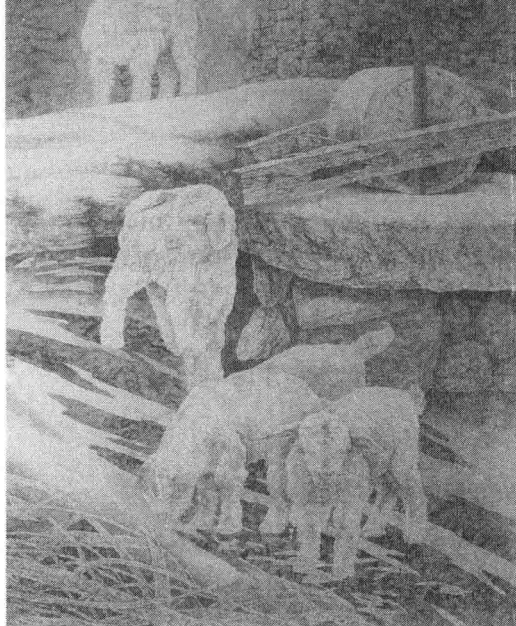
ZHAOSHIRENGEDE
HUOYAN

高长梅 许高英 / 主编 高 军 / 著

来到山下，抬头望去，看不到一片红叶的影子。落尽叶子的柿子树，枝头上站立着一盏盏小灯笼，放射出耀眼的橘黄光芒，似乎昭示着一种不屈的情怀。



九州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爱上阅读·中小学生晨读精品选 }

高长梅 许高英 主编

昭示人 *Zhaoshì rén*

Ge de huǒ yǎn

高军 著

格的火焰



九州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昭示人格的火焰 / 高军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4.10
(爱上阅读 : 中小学生晨读精品选 / 高长梅, 许高英主编)
ISBN 978-7-5108-2852-2

I. ①昭… II. ①高…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3775号

昭示人格的火焰

作 者 高 军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9.5
字 数 155千字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852-2
定 价 28.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阅读随想（代序）

爱上阅读。阅读能使我们进一步获取智慧,获取解决问题的方法与能力。

微信中,有一篇叫《读书的十大好处》的文章流传颇广。它概括的所谓十大好处独树一帜:1. 养静气,去躁气;2. 养雅气,去俗气;3. 养才气,去迂气;4. 养朝气,去暮气;5. 养锐气,去惰气;6. 养大气,去小气;7. 养正气,去邪气;8. 养胆气,去怯气;9. 养和气,去霸气;10. 养运气,去晦气。

微信中,还有一篇文章也被大量转发,叫《读书是最好的美容》。文章认为,“人通过读书,在幽幽书香潜移默化的熏陶下,浊俗可以变为清雅,奢华可以变为淡泊,促狭可以变为开阔,偏激可以变为平和”。的确,打开书,便打开了一扇面对世界的窗口,你读天,无际的长天予你灵性;你读地,宽厚的大地赠你理性。打开书,便打开了一面审视生命的镜子,那扑面而来的真善美令人陶醉。

还是微信中的一篇文章,叫《通过阅读解决自己的困惑》。文章认为,阅读不能仅仅是小清新、轻口味、品时尚的浅阅读,有时还得“重口味”。阅读即要脚踏实地,要观看现实,了解人类文化的百态,知识的种种。但是只看“大地”那是不够的,还需要仰望星空,还要读读诸如《论语》、

《庄子》之类的书,以加深我们对人性的理解且不丧失对智慧的信心。

再引用著名作家王蒙先生 2013 年 9 月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攻读”的日子哪里去了》中的一段话:离开了阅读,只有浏览与便捷舒适的扫描,以微博代替书籍,以段子代替文章,以传播代替学识,以表演代替讲解,将会逐渐使人们精神懒惰,习惯于平面地、肤浅地接受数量巨大、获得廉价、包含着大量垃圾贻品毒素的所谓信息,丧失研读能力、切磋能力、求真求深的使命与勇气,以至连讨论追究的习惯也不见了,苦思冥想的能力与乐趣也没有了,连智力游戏的水准也降到幼儿级别以下了。这样下去,我们会空心化、浅薄化与白痴化,我们的宝贵的头脑的皱褶将渐渐平滑,我们的“灵”的思辨思维功能将渐渐萎缩,而我们的大脑将只剩下海量获得八卦式的信息然后平面地记忆下来、转销出去的“肉”的能力。

杨绛说得更好:读书正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到了最后,是为了让我们更宽容地去理解这个世界有多复杂。

爱上阅读。阅读提升我们的素养,阅读最终将改变我们的人生。

第一辑

童年掠影

父亲的烟袋锅	002
短扁担	004
母亲的纺车	006
院中的榆树	008
童年的月饼	010
童年的麻花	012
童年蝉趣	014
家乡的山山牛	016
焖地瓜	019
照螃	021
香蒲情结	024



第二辑

风物抒怀

以动物的形态出现	028
以日常用品来命名	031
就这样与你擦肩而过	034
胡适故居行	037
红叶：昭示人格的火焰	040
岱崮的崮	043
中山云雾	046
泉上	049
南阳岛上	052
思量微子	054

第三辑

人物印象

水荭开花淡淡香	058
汶河无语东流去	060

你最美的时候,遇见了我	063
你是否还记得那一方月光	065

第四辑

节俗映像

打春	070
过门笺子漫话	072
糖瓜的滋味	075
冬至大如年	078
品味腊八粥	080
漫话元宵节	083
月饼啊月饼	087
八月十五是中秋节	089

第五辑

书香远飘

其乐融融读经典	092
反读“毒草”慰心怀	0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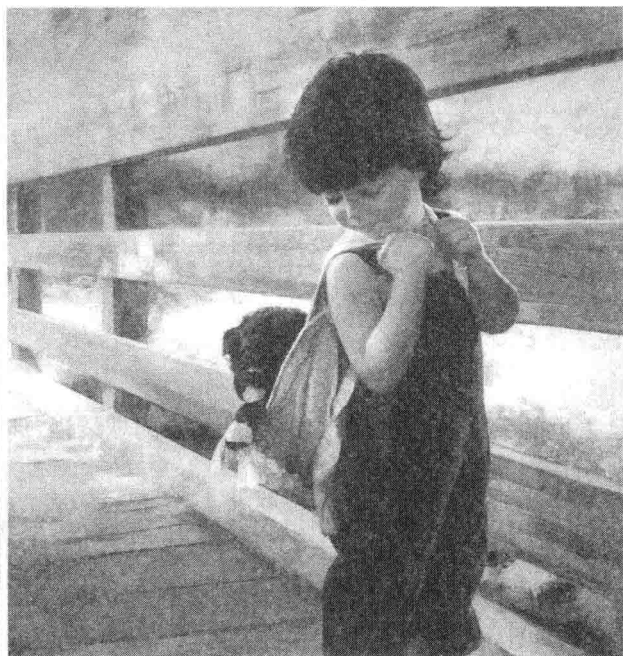
背书回家乐融融	097
那被电所驱赶走的	100
永远的书香	103

第六辑

将帅风采

支撑	108
紫桑葚	111
清香	114
玉米草	117
棉衣	120
牛奶	123
烧纸	126
香荷包	128
磕头	131
手势	134
洗	137
交叉子	140

昭示人格的火焰
Zhao shi ren ge de huo yan



第一辑

童年掠影

每当春节到来,我总是禁不住回忆起童年时候故乡那火热喜庆的年来,更会想起父母亲做的油炸麻花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香甜,在山村小院里平添的热闹和满心喜悦……



父亲的烟袋锅

回忆起已去世的父亲,我首先想起的就是父亲的烟袋锅,那在黎明的黑暗中一明一暗、闪闪烁烁的烟袋锅。

1975年,我上初中了,学校离家十里多路。由于学校房屋非常紧张,我们只好跑校。所谓跑校,就是每天下午放学后回家住,第二天早晨再早去学校上课,每天一个来回。

我的老家本在沂河岸边,可父亲年轻时却来到了一百多里外的那座消灭国民党七十四师的大山下,成了深山里的一名林业工人。后来他在戴庄河边遇到了我母亲,他们就结了婚,于是就有了我及我的弟弟和妹妹们,那时,我们一家八口人,父亲每月三十多元的工资,母亲和我们六个孩子的户口都在附近一个叫书堂的大队里。像我们这样没有劳力挣工分的家庭,只好交口粮钱顶工分,以求分得口粮。那些年,我家每年需从父亲三百多元的工资中拿出二百六十多元交口粮钱。由于这样,我们家的日子过得特别艰难,多次下决心却怎么也买不起一只十元左右的小闹钟。

我去学校上学,每天天不亮就得起,走到学校刚好大明天,跟早操,上早自习。为了让我准时起床,父亲每天早晨起来观察启明星——他那时管它叫“心白”,以启明星的高度确定叫醒我的时间。他总是提前起床,轻轻拉开房门,看看启明星,若时间还早,就回去斜倚在床头上,把他的烟袋锅装满

土烟，点上，一口口地抽着，烟锅里的火炭儿一闪一闪的，抽完一袋，磕磕烟灰，又走出门外，再看看星。直到他觉得应叫我起床了，才来到我的床前，在我身边叫道：“起啊，得起了。”我眼皮发涩，“嗯”一声，翻身又睡了。他就耐心地轻轻晃我一晃：“起啊，得上学啦。”我起来时，他含在嘴上的烟袋锅仍一闪一闪的。我背起书包走时，他总是嘱咐道：“叫上你的同学一路，别害怕。”然后磕掉烟灰，再回到床上躺一会儿。在我多年后的记忆里，每天早晨我上学走的时候，父亲床前总是有一堆烟灰。

偶尔有一天早晨，不用父亲叫我就醒了。看着父亲吸的烟袋锅一闪一闪的，我就问：“爸，我起吧？”他就说：“再睡一霎儿，还早。”我有时真的就又睡了，但大多时候是再也睡不着了，我攥紧拳头，心里默默地说：我得好好上学。所以在恢复高考后，我在我的同学中学得心应手，一直读到大学毕业，当了教师，后来又走入了党政机关，成了一名干部。

记得有一次，父亲得了“脾寒”——其实就是疟疾，他一忽儿冷，一忽儿热，但仍然每天早晨准时口含烟袋锅叫我起床。如今，父亲已去世好多年了，可我总记得当年他带病叫我起床的情景。那时他才四十刚出头，就经常“吭吭”地咳嗽，这绝对和他抽烟袋锅有关。

我上初中的那两年里，父亲每早都会准时叫我起床，我从来没有迟到过。他的烟瘾也越来越大，每天早晨一醒来就在被窝里抽。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领到工资就跑到商店给父亲买了个小闹钟，以便他不再去看“心白”叫弟弟妹妹们起床上学。

随着生活的逐步好转，父亲的烟袋锅终于在我的劝说下收起来了，但他一直不舍得抽好烟，他抽得最贵的烟是两元六一包的。我回家有时给他捎包好点的烟，他总是舍不得抽。1990年春节，我给他买了两包石林烟，过年他也没舍得抽一支。春节一过，他也就病了，直到5月11日去世，两包石林烟仍未开封。

父亲去世后，我又找出了他的烟袋锅，轻轻地放在了他的身边……



短扁担

我小的时候，我们家住在因一著名战役而走进了长篇小说《红日》的大山下的林场里，那个地方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木头，我仅有的玩具就是木枪、木刀、木棍。可我最喜欢的不是这些玩具，而是同样用木头制作的扁担，即至今竖在我家门后的一根短扁担，它是匮乏生活里的一节希望。那时我们全家八口人中有七人的户口落在了附近的生产队里，只有父亲一人在林场里吃国库粮，一家人仅依靠父亲那每月三十多块钱的工资生活，而这些钱大多又都交到生产队里作了口粮钱，生活非常艰难。可只要父亲背起这根短扁担，我就能打一次牙祭，改善一次生活。

我是家中的男孩，一直是受宠受疼的。只要前一天晚上父亲摸起短扁担来擦抹上面积得厚厚的尘土，我就会兴奋得一夜很少睡觉，因为第二天父亲一准会领着我去走亲戚，能吃到一顿好饭菜——可惜一年中这样的時候太少了。

有一次，我们要到三十多里外的一个亲戚家。天还没有大亮，父亲用短扁担背着一个笊子——里面有四十多个馍馍、二斤点心、二斤酒，在前面一闯一闯地走着，我在后面紧紧地跟着，快中午了我们爷俩才走到。吃饭后太阳已靠西，我们又急急地往家走，半路上就黑天了。尽管已筋疲力尽，毕竟吃了一顿有油水的饭，我还是兴奋地和父亲说：“爸，要是能天天走亲戚多

好。”“咱家要是有个自行车就轻快了。”父亲嘿嘿地笑了一声，没说话，接着沉默了，半天才幽幽地叹口气：“别想这些没用的，好好上你的学吧。”

从我上初中以后，这根扁担就为我专用了，每个星期的三、六回家拿一次饭，都得用它背那一包袱地瓜干煎饼。

那年春节前后，先下了一场急雨，接着就下起雪来，气温大幅度下降，整个地面全被冰封盖了起来。因为面临高考，学校从正月初六开学。父亲看看门外，叹口气：“还去？”我使劲点点头：“去。”父亲笑笑：“走吧。”说着站起身来，拿起了这根短扁担，把已包满煎饼的包袱背了起来。我一愣，从我上学的第一天，父亲就从未送过我一次。我说：“不用，我自己走就是。”父亲笑笑，兀自走了出去，我只好抓紧跟上去。父亲走在前头，小心翼翼地。我也眼盯地面，慢慢抬脚，慢慢放脚。走出去二三里地的时候，突然听到“扑腾”一声，抬眼一看，父亲已坐在地上，包袱也在他身后躺着，短扁担仍握在他手里，且仍放在肩头上。“嗨，真滑，你可得小心。”父亲见我看他，站起来拍拍身后，又背起煎饼包袱向前走去。西北风刺骨地吹着，我的眼睛热热的。我们爷俩又细心地走了一会儿，来到了一段三里多长的下坡路，这个叫麻家岭的地方，是今天最难走的。父亲回过头来：“小心啦。”正说着，“嗤”的一声他又摔倒了，后身触着冰面，向前滑去。“爸。”我心痛地叫着。在十多米外，父亲才停住。这次扁担脱了手，包袱滚得更远。我正要去拾，父亲厉声制止道：“别动。”他又艰难地连走带爬地去抓到手里。这次，我就紧跟着父亲，扁担头上的包袱几乎触着我的前额。我的眼睛模糊了，处于感动之中，路就走不好了，脚下一滑，“刷”地摔倒了，偏偏我的脚又蹬在了父亲的脚后跟上，把父亲也踹倒了，我们爷俩一前一后在冰上向前滑去，我感到后腓被摔成了八瓣儿，火辣辣的疼。父亲先站了起来，咧嘴一笑：“不疼啊，走吧。”此时，我真的感到不疼了。好像天也不是刚开始走时那么冷了。过了岱庄河，路面平了，我说：“爸，我自己走吧。”父亲摇摇头，默默地向前走去。最后，父亲一直把我送到学校大门口，才转身往回走去。

父亲从没说过他回去的路上又摔倒过多少次，但我知道，仅上坡的麻家

岭那一段就够难走的了，他绝对不会摔倒少了。

后来，生活变好了，这根扁担用得也少了，可它一直在屋角默默地站立着。再后来，我们都成家了。父亲去世后，我把这根短扁担又拿到了我的新家。每次关上大门，插上插销后，我总是把这根扁担顶在门后，竟成了习惯。这样做后心里觉得踏实很多。

母亲的纺车



母亲去世已六年了。

六年来，我时时怀念母亲，怀念母亲用过的那辆纺车。

母亲与在大山当林业工人的父亲结婚后，把户口落在了林场附近的一个小山村里。后来，我们几个孩子的户口也一个一个都落在了这个小山村里。那时候，父亲每月只有几十元钱的工资，家里生活很困难。因为没钱去扯布，按人口发的布票总是用不完。为了解决全家人的穿衣问题，母亲就用生产队里分的棉花自己纺线织布。

每年秋收结束以后，母亲就拾掇出纺车来，精心擦掉灰尘，在线轴尖上套个苍耳子，用蜡打打弦子，在堂屋的西墙根儿将纺车支起来。然后，极认真极仔细地把棉絮搓成蓬松轻软的棉条儿。一天的操劳结束后，晚上母亲才得空开始摇着纺车，嗡嗡嘤嘤地纺线。记得上小学的第一天，母亲用她纺织的棉粗布为我做了一身新衣裳，我高兴极了，神气地在路上逛来逛去，希

望引起人们的注意。

那时，我二妹在我外祖母家生活，家中只有我和大姐两个孩子。晚上，院中一棵法桐、一棵榆树，在秋风吹拂下，沙沙作响，屋内寂静极了。一豆煤油灯放在纺车轴子跟前，灯下放置着一张小凳子上，我们就着灯光读书写字。母亲的纺车摇起来了，嗡嗡嚶嚶不止。有时，母亲抬眼望望我们，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晚了，母亲拾掇一下床，让我们姐弟俩睡下，她继续摇着纺车纺线。一觉醒来，经常发现灯光昏黄依旧，母亲仍在摇着纺车纺线的背影。

深冬之夜，母亲总是准备一个火盆，掏上一盆做饭后灶间的木炭火，放在我们姐弟俩的脚前。总是让我们睡觉时先将火盆端在被窝里烘烤一下冰凉的被褥，然后才放在自己的纺车前，脚踏在火盆边，有时停下来烤烤冻僵的手。夜越来越深，火盆越来越凉，她却仍纺线不已。

有时，我们学习累了，母亲就一边摇着纺车，一边给我们讲故事。尽管识不了几个字，她讲的故事却娓娓动听，生动极了。就在那时，我在母亲的纺车声里，听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孟姜女》、《秃尾巴老李》、《八仙》、《井台会》等优美的民间故事。

有一次，父亲为逃避武斗，不知躲到了哪里。在那几天里，母亲通宵达旦地纺线，默默地，郁郁地。有时，似自言自语又似对我们姐弟俩念叨不已：“不会出事吧，你说说；不会出事吧，你说说……”然后就无声地流泪。三天后，父亲回来了，通宵的纺车声才停息。那几天，母亲纺得线穗子特别多，盛了满满的一簸箩，胳膊累肿了，眼睛熬红了，吃饭连碗都端不起来。

后来生活好了，再也不用纺线了，母亲的纺车才被处理掉了。但是，母亲去世后，我们在清理母亲的遗物时，在箱子底下看到了一匹母亲纺织的已放置了多年的粗白棉布。我把它宝贝似的拿回了自己的家，又珍藏在了我的箱子底下。

我的母亲的纺车哟！

院中的榆树

小时候,家中院子里,有一棵奇特的榆树。它皮糙,树干黑,枝叶茂密。奇怪的是,它与一般的榆树不同,大多数榆树春天先长榆钱儿,然后才长榆叶,它却是春天先发芽、长叶,慢慢长成一朵绿云,到了初秋,才在苍绿的榆叶间,长出嫩绿的榆钱儿。一想起这棵榆树,心中总泛起儿时的许多回忆。可惜自从母亲去世后,这棵榆树也慢慢干枯了。

从我记事起,家中的生活就非常艰难。那时我父亲在一个林场当工人,母亲和我们六个孩子的户口落在附近的村里。父亲每月仅有三十多元钱的工资,每年要向生产队里交二百六十元左右的口粮钱,才能参与生产队的分配。那些年分的粮食总不够吃,母亲整天为一家八口人的吃饭问题犯愁,脸上过早地布满了皱纹。

春回大地,天气渐渐暖和了。一夜春风刮过,早晨起来首先发现院子里的榆树上叶芽全张开了口,嫩黄黄的。母亲高兴地望着榆树:“可好啦,有吃的啦。”几天后,沐着春风而旺长的榆叶长绿了整个树冠。母亲推我一把,递给大姐一个小提篮:“去,和你兄弟上树去捋点榆叶熬熬吃。”从此,榆叶成了我们的家常主食。我和大姐每天捋三提篮儿,母亲把它泡一泡,洗一洗,放到锅里,然后添上点水,放上很少一点豆面,撒上一点盐,只烧几把柴火,水开一会儿,榆叶就熟了。做成的榆叶,汤色乳白中透出碧绿,清香扑鼻。